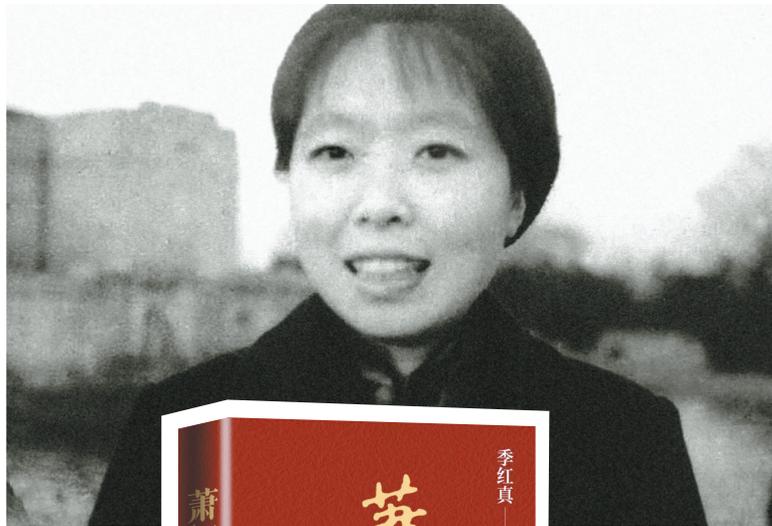


# 读懂“呼兰河女儿”的流离与不甘 积40年之功 学者季红真完成《萧红大传》

品读

白

萧红，二十世纪最优秀的作家之一，曾被鲁迅赞为“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”，被柳亚子誉为有“掀天之意气，盖世之才华”。在她短短三十年的生命里，不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，为我们留下了《生死场》《呼兰河传》以及未完成的《马伯乐》等近百万字的灼热文字。



萧红旧影。

以女性视角切入才女深广心灵世界

2021年，是萧红诞辰110周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日隆重推出了著名学者季红真的《萧红大传》。这是作者积四十年时间完成的一部深触萧红漂泊、孤独灵魂的传记，真实全面还原了“呼兰河的女儿”萧红的悲苦一生。50余万字，20余幅插图，让读者读懂一代才女的“流离”与“不甘”。季红真以女性视角切入，贴近了另一个才女深广的心灵世界，她以与传主高度的心灵和精神契合，为我们呈现一个更加真实、立体、鲜活的萧红形象。此外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，季红真在书中揭示了萧红后期创作的细节和过程，这也是《萧红大传》不同于市面上其他萧红传记的关键所在。

季红真是萧红研究的顶尖学者，著名的文学评论家、散文家、传记文学作家，她的著作《文明与愚昧的冲突》获1988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奖，《对着人类的愚昧》荣获首届“萧红研究奖”。《萧红大传》是继《众神的肖像》(1994年)、《浮沉漂流记》(2015年)之后，季红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三本书。

在6月5日举行的座谈会上，季红真说，“萧红像我的一个梦魇一样，从青年时代就这么压着我、笼罩着我，让我摆脱不了。后来写《萧红传》也不是我主动要写的，北京出版社要出一套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，设立选题的时候，说找季红真写萧红，她也是东北人。责编丁宁就找我了，我说行吧，写就写吧。”

对汪恩甲身世及神秘失踪有详细考辨

6月5日，纪念萧红诞辰110周年暨《萧红大传》新书分享会在北京首都图书馆A座报告厅举办。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界的著名学者赵园、孙郁、杨联芬、袁权、姚丹、郭娟等，一起透过萧红那些悲悯而充满灵性的文字，走进她“天真”而多舛的人生。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



《呼兰河传》初版封面。



萧红亲手设计的《生死场》封面。

《萧红大传》这本书的学术价值，认为此书厘清了萧红一生中诸多的模糊之处与疑点。书中的诸多内容如对萧红的身世背景的考察、对其未婚夫汪恩甲身世以及神秘失踪的考辨，对萧红研究中的相关史料的爬梳与鉴别，全书“无一处没来历”的求真精神，存疑与开放的叙事结构、学理逻辑，都显示出了极高的学术涵养，对于推动萧红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功莫大焉。

在写作萧红的过程中，季红真特别注意将萧红个人的命运轨迹与时代历史背景结合起来，“传记必须得综合对照各种资料，才能够理解它所处的那种特殊的历史情境，以及她所有的挣扎、奔逃、无奈和奋斗。我们要超越一种道德主义，必须把它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情境里。比如各种偶然性，如果没有‘九一八’，日本不入侵的话，她人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。汪恩甲家人反对这个婚姻，要解除婚姻，但汪恩甲仍一往情深，而且萧红还怀了汪恩甲的孩子。”

季红真认为，“萧红可以当一个贤妻良母，因为汪恩甲家很有钱，而且他后来到欧洲留学，完全可以把萧红带到欧洲。如果这样，萧红经历的很可能是像林徽因那样的人生。但是‘九一八’开始了，东北沦陷了，萧红的未婚夫失踪了。而失踪的原因，以前我们知道一些。后来从他的隔代人，他的儿媳妇和堂侄女的回忆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，东北在当时那个历史时期实在太复杂了，比任何地区都要错综复杂。”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
## 为寂寂无名的村庄塑形立传 作家王选记录『最后一个村庄』

在西秦岭山脉中，有一个叫麦村的小村庄。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至二十一世纪前十年期间，麦村的二十多户人家，或因搬迁，或因事故，或因病亡等，以不同的方式弥散在了大地之上，只留下了一段回忆、一抔黄土、一片草木。这个小村庄也被85后实力作家王选写进22万字的作品《最后一个村庄》中，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作品极具地域特质  
是万千村庄的背影

《最后一个村庄》极具地域特质，又有时代气息和开阔视野，每一章都由西北小曲、山歌、秦腔等引出。作家徐则臣认为，王选的这部作品，看似独立成篇，却又完整统一，有短篇架构，也有长篇气象。虽只书写了一个普通村庄的日常和黄昏，却是乡土大地上万千村庄的背影、横切面和断代史。整部作品故事独特，气韵饱满，缘事而发，雨打梧桐，散发出强烈的感染人心的力量，也展现了作者对乡村深刻的思考和彻骨的眷恋。

作家张楚则认为，《最后一个村庄》打破了小说、散文和非虚构界限，为西秦岭山脉中的一个寂寂无名的村庄塑形立传。作品用冷峻克制、细腻深情的笔触，讲述了麦村四十年的变迁。怀旧的情调、曲折的故事和全景式的记录，将一座村庄呈现给读者，它既是作家对故乡的缅怀，也是对乡土大地的纸上重建。

正如书中所说：如果乡土大地是一棵树，万千村庄就是大树上结出的一颗颗果实，麦村只是其中之一。在时间的风沙里，麦村一天天脱水、干瘪、枯萎，直至零落成泥。麦村不是一个例外，她是一

颗痣，一片疤，一方胎记，她让我们无奈，让我们疼痛，让我们惦念，让我们思考。当我们被现代文明和都市生活征服的时候，我们更需要回望麦村，回望初心来路，回望故里山河，回望内心的栖息之所。于是，麦村，对我们重新认识今天的乡村，认识我们生活的意义，甚至在时代变迁的关键处，去振兴她、复活她，都有很强的参照价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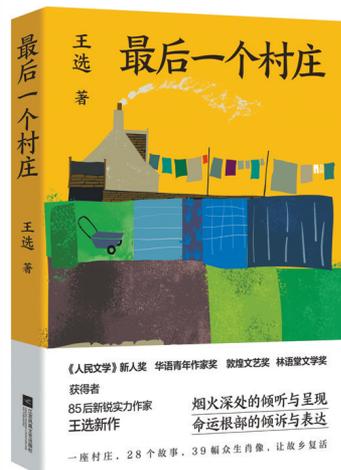
构建自己的文学疆域  
摸准乡村的脉动

作家梁鸿认为，近年来，王选一直在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学疆域，无论之前的城中村，还是现在的西秦岭，这种构建充满意义，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他的写作理想和价值追求。而这部作品，王选在回答“他们都去了哪儿”的同时，在一个个故人故事中，让我们寻到了根脉所系，也读懂了乡愁意味。

谈及王选的创作，作家秦岭认为是在泥瓦盆里发酵面粉，这使王选文学的麦田超出了同类型作家的地埂。他像一个年轻的老中医，抬手就能摸准乡村的脉动，打眼就能瞅准日子的症候。疏密有致的布局、大智若拙的语言和机巧多变的视角，彰显了卓尔不群的叙事智慧和别具一格的行文风格。

王选，甘肃天水人，1987年出生，是国内新一代青年作家中的代表，出版有《南城根：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》《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》，入选各种年度选本。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、华语青年作家奖等奖项。其中，《南城根：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》出版后，作为聚焦底层群体、书写城中村日常的非虚构作品，在国内文学界引起良好反响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


《最后一个村庄》